

朱维坚 著

德命

作家出版社

使命

朱维坚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使命/朱维坚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2.3
ISBN 7-5063-2320-6

I. 使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5987 号

使 命

作者:朱维坚

责任编辑:王宝生

装帧设计:张晓光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北京京安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400 千

印张:16

插页:4

印数:001-30000

版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20-6/I·2304

定价: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朱维坚

作者小传

朱维坚，基层警官。1953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，现任黑龙江省嫩江县公安局工会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。80年代开始发表短篇小说、剧本等。90年代曾出版长篇武侠小说《诡秘的镖车》、《江湖行》。2001年，先后出版公安题材长篇小说《黑白道》、《终极罪恶》。出版作品累计200余万字。《使命》是他又一部长篇公安题材力作。

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公安局长应该是力量的象征，正义的化身，平安的保证。

可是，有谁知道，身为基层公安局的局长，他们置身于怎样的环境中？一个不辱使命的公安局长，将面临怎样的抉择——队伍不纯的困扰、工作经费的匮乏、执法环境的恶劣、腐败分子的高压、刑事犯罪的升级、黑恶势力的挑战、党和人民的重托、血与火的拼搏……

这些，就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，一个拨动你心弦的故事——一个公安局长的艰难使命。

序 曲 / 1

第 一 章

也许,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 / 4

第 二 章

只要我当一天公安局长,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存在 / 26

第 三 章

对不起,我实在不能这么做 / 45

第 四 章

如果不能破案,我就地辞职 / 62

第 五 章

这样的人不干刑警简直是浪费 / 81

第 六 章

已经来了,只好硬着头皮应酬 / 96

第 七 章

有些事不能急于求成,要采取相应的策略 / 115

第 八 章

你就等待吧,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/ 133

第 九 章

都以为公安局长挺威风,可谁能知道却是这种滋味 / 157

第 十 章

我以清水公安民警的名义请求您 / 179

第 十 一 章

不用你们套近乎,犯到我手里该咋办还得咋办 / 203

第 十 二 章

别的事都好说,这件事实在不行 / 226

第十三章

只知前进不知迂回,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/ 245

第十四章

我惩恶扬善,佛祖慧眼一定会看到,会保佑我的 / 269

第十五章

这样的民警在全局还有多少 / 280

第十六章

改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/ 304

第十七章

谁是组织?就是他一个人吗 / 330

第十八章

这样的人要是提起来,咱清水公安局就完了 / 355

第十九章

我希望我和弟兄们能得到理解 / 378

第二十章

建议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,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/ 405

第二十一章

你爱怎么办怎么办,我问心无愧 / 432

第二十二章

有谁知道,公安民警是用热血迎来了新世纪 / 445

第二十三章

让我临走前给清水人民一个交代吧 / 455

第二十四章

牢记使命,与一切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/ 485

尾 声

序 曲

(2000年2月18日晚至2月19日晨)

1

2月18日晚9时许，白山地委常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。议题只有一个：研究干部调整，重点是全区各市区政法机关主要领导岗位交流。会议所以在夜间召开，既是为了保密，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。

会议开的时间很长，间或还有较为激烈的争论。

2

2月18日晚10时许，白山地区所辖的清水市城内。

一条大街上，一辆高级轿车和几辆摩托停在一家商店门外，车上跳下十几条穿黑衣、留板寸头的汉子，他们手持猎枪、棍棒、尖刀、斧头等凶器闯进店内，只听“乒乒啵啵”一阵惊心的破碎声响，大量商品货物被毁，货架也被轰然推倒在地，一些售货员还挨了打，女售货员们发出阵阵尖叫。砸够了，一个三十来岁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一挥手，几条汉子又冲进经理室，揪住躲在室内的经理的胸襟：“妈的，哪儿躲？在清水你能躲哪儿去？”几个响亮的耳光

后，几把尖刀架在经理的脖子上或顶在他胸前：“到底咋办？说个痛快话，快说！”

经理鞠躬作揖：“我服了，服了，我明天就搬，明天就搬。”

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仍然不饶，回手抓起老板台上的电话递给经理：“打110，向公安局报警！”

经理再次鞠躬作揖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我不报警，绝不报警！”

刀疤汉子鼻子哼了声：“算你明白！”这才一挥手，带领手下走到外面，抓过一把猎枪，向天上“砰砰”开了两枪，然后大喊道，“都给我听着，明天天黑前谁要还不搬走，别怪我们弟兄不客气！哪个不服，就到公安局去报告！”

街道两旁，很多商店的灯还亮着，可是，四下里一点儿回应也没有，就像没人一样。过往的行人见状早已远远躲开，绕道而行。

汉子们意犹未尽，离开现场后又驾车驶到市公安局外，停下车冲着大楼狂吼起来：“杀人了，抢劫了，强奸了……救命啊……”

公安局大楼门开了，走出两个警察的身影，可汉子们毫无惧意，又吼叫了两声，才狂笑着轰响马达离去。

两个警察的身影动了一下又停住了，只发出两声沉重的叹息。

3

19日凌晨1时许。

一家大酒店的贵宾房内，一桌丰盛的酒宴已经摆好，七八条汉子围桌而坐，却没人动筷子，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帅气男子。这个男子不时把手机放到耳边，可每次关上手机，都摇摇头要大家等待。这时，刚才领人砸商店那个刀疤脸的汉子闯进来，对帅气的男子说道：“大哥，按你的吩咐办完了，没一个敢放屁的，都说明天就搬走……哎，地委会还没结束吗？咋这么慢哪？应该出来了……”

刀疤话音未落，帅气男人的手机响了，他急忙放到耳边，听了两句，声调突然大变：“什么？谁……林荫？林荫是谁……妈的，

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，怎么变成姓林的了……”

帅气的男子关上手机，脸色沉了下来，所有人的脸色也都变了，贵宾间内顿时死一般寂静。

桌子上的酒菜渐渐凉了，没人动一口。

第一章

也许，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

(2000年2月20日上午8时至下午1时许)

1

蜿蜒起伏的山路上，一辆4500越野吉普在疾驶。

也许是一种预兆：出发时还天晴日朗，甚至有点儿春天的意味了。虽然还是白雪皑皑，路面却已经结了一层冰，冰面微微变色，远处的雪原在阳光照耀下也格外耀眼，是雪面表层有了水珠的缘故，也是雪即将融化的前奏。道路两边林木茂密，不但有褐色的柞树、棕色的榛柴、白色的桦树，车窗外还偶有几株苍松闪过，它们傲然屹立于杂木之中，似乎在进行严肃的思考，同时给山林带来几分生机。然而，一进清水地界就都变了。最明显的变化是山林渐渐稀疏起来，随着车轮的旋转，越往前行，这种现象越严重，最后简直难以看到树木了，公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被雪覆盖的田地。车又走了一会儿，天也暗下来，阴下来，接着又飘起雪花来，雪花越来越大，渐渐变成了鹅毛大雪，车外的景物都看不清楚了，车速也减慢了。林荫虽然心里着急，可只好忍着。

车里除了林荫和司机小张，还有白山地区公安局长谷远志和地区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张寒。这辆4500大吉普就是谷局长的坐骑。

按照当地的习俗，级别高的领导应该坐在前排副驾的位置上，可谷局长却非要林荫坐到前面不可，理由还非常充分，他们是送林荫前往清水就任公安局局长的。当然，他此时只是清水公安局局长的“人选”，局长的任命还要通过清水市人大常委会。他此时的正式身份是清水市公安局党委书记，主持清水公安局全面工作。

此时，林荫虽然外表平静，但内心却像这山路一样起伏不平。他对这任命没有一点儿准备，前天，他还是白山分局挂职锻炼的刑侦副局长，还在为新一年分局刑侦工作而操心，昨天却突然接到了赴清水任命的通知。此时，谷局长昨天下午的谈话仍然在耳边回响：

“……清水的治安很复杂。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发案不是很高，但大案多，社会秩序混乱，特别是黑恶势力活动猖獗。这除了公安局自身工作不力外，肯定还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，你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……”

对清水的治安状况林荫听说过，但只知那里案子多，群众缺乏安全感，可那里治安到底怎么个不好并不清楚。谷局长的话给了他压力，也激发了他的斗志，林荫心中充满了迎接挑战的自信。此刻，他从后视镜中看看谷局长的面容，想到全区有九个县市局和分局公安局长交流，谷局长偏要亲自送自己这个年纪最轻、资历最浅的赴任，还让自己坐在前排，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这既是对自己的重视和关怀，也意味着自己肩上担子特别的沉重啊！

迎接战斗的渴望使林荫恨不得马上赶到清水，他益发感到车行驶得太慢。还好，又走了一会儿，雪花稀疏了一些，车速也加快了，然而，刚刚加速不久车又慢了下来，司机小张失口叫出一声：“哎，出事了……”

林荫循声向前望去，见道路已被车辆堵住。有几辆卡车、轿车、还有一辆“三菱”大吉普和一辆公共汽车。就在公共汽车旁，一群人拥来挤去，吵吵嚷嚷，还有拳头棍棒在人群中挥舞。怎么回事？林荫心里着急，车没停稳他就开门跳下车，立刻有沉重的殴打

声和叫骂声清晰地传过来：“妈的，反了你们了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出事儿我担着……”

毆打声和叫骂声中伴着惨叫声，同时还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哀求着：“……别打了，求求各位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饶了他吧，俺替他给各位赔礼了，俺交钱，现在就交还不行吗……”

“赔礼就行了？交钱就行了？好，拿钱吧，原来是五百元，现在是五千，马上拿来，要不没完，打死他……”

接着是更沉重的毆打声。

谁这么凶狂？林荫加快脚步，向人圈里挤入，耳边听到有人低声议论着：“……简直是土匪，是胡子，就没人管管他们？”“谁管得了哇，你知道他们是谁……说话小声点，让他们听见可了不得……”

人圈里，四个年轻力壮的黑衣汉子正在对一个人大打出手。他们有的拳打脚踢，有的拿着棍棒，其中一人手中还拿着一根警棍。挨打的人已经倒地不起，满脸满身都是鲜血，在雪地上打着滚，可打人者仍不停手。其中一个车轴汉子边打还边叫着号：“打，往死里打，妈的，不交线费就上路，反了你了！打，打完让他上公安局告去！”

毆打不断，围观的人谁也不敢上前，只有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在作揖打躬地哀求着拉扯着，不但啥事没顶，自己还挨了几下子。

太不像话了！

看到这种场景，林荫怒不可遏，冲上前去，一手揪住一个行凶的汉子，大声喝道：“干什么，住手！”

吼声是伴着内心的愤怒迸发出来的，所以声音很大。打人者吃了一惊，都住了手，把脸转向林荫，林荫立刻感到一股浓浓的异样气息迎面扑来，那不只是酒的味道，还有一种野兽的残忍。还没容他说第二句话，胸口已被一只大手揪住：“咋的？管闲事？胆肥了你，你说干什么？让你明白明白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拳头就抡了上来。林荫猝不及防，鼻子一木，就觉

得热乎乎的液体流了出来，同时觉得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眼冒金花，身子踉跄向后倒去，好在身后围观的人把他扶住，才没有倒下。可还没容他站稳，另外三条汉子也向他奔上来，拳脚棍棒齐下，警棍也抽冷子捅了上来，林荫手臂与警棍一接触，身子猛地一震，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再次向后倒去。

警棍原来是带电的。

林荫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没想到会在赴任途中、在自己的治安辖区内遭到毒打。他正在懊悔没穿警服，司机小张却已经及时冲过来，一边制止行凶一边大声道：“住手，这是清水市新来的公安局林局长，谁敢再动手……”

话一出口，局面立变。四条汉子的拳脚棍棒都缩了回去，脚也向后退去，而围观者则“哄”的一声挤上前来，人人露出兴奋期待之色，要好好看一场热闹。

打林荫一拳的正是为首的车轴汉子。他听清小张的话，也吃了一惊，却没害怕，后退一步马上又走上前来，露出笑脸来搀扶林荫：“这……这都是误会，误会……林局长，我们是交通局收费的，他们不交费，还暴力抗拒，我们没办法才自卫，林局长，这事您得管管，把他们抓起来……”

林荫只觉心血上涌：妈的，你们四个打一个，还人家暴力抗拒执行公务，你们执行的什么公务？执行公务就可以打人吗？他一边弯腰用手绢擦着鼻血，一边指着车轴汉子怒道：“你还想颠倒黑白，有话跟我到公安局去说吧……”说着伸手去扭他的胸脯，又指着向后退的其他汉子们大叫，“站住，不许走……小张，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……”

可他想不到的是，四条汉子居然敢反抗。车轴汉子使劲拨开林荫的手，又把他猛地一推，就向人群外快速退去，小张则和一条汉子扭打在一起，冲上来的谷局长和张主任两个扭住一人，林荫忙乱中揪住一个刀疤脸的汉子，而为首的车轴汉子却钻进了那台“三菱”吉普车，飞速向清水方向逃去。因为4500被堵在道路另一边无法通过，再加上还要制服抓住的三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逃跑者驾

车消失在远方。

领头的跑了，被抓住的汉子们凶焰消滅了。刀疤脸虽然还不服，可再也不敢来硬的了，他向林荫央求道：“林局长，俺们不知道是您哪，都怪我们瞎了眼，您饶了我们吧，都是自己人……你看，他们不交线费，还不说好听的，弟兄们气愤不过，给了他几下子，嘿嘿嘿嘿，下手稍重了点儿……不信你问问他们自己，这事不怪我们……”

林荫虽然愤怒异常，可头脑却十分清醒，汉子的话使他心里一动：自己刚来清水赴任，小张仅介绍自己是公安局长，对方却已经知道自己姓林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真的是交通局的收费人员……林荫虽有疑虑，但来不及多想，一边擦鼻血一边怒声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谁跟你们是自己人……我看谁敢再跑，都等在这儿，听候处理！”

林荫说着扭身去看倒在地上被打的人。这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已经头破血流，一边呻吟一边哀声骂着什么。林荫在花白头发男子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将小伙子扶起，问他们是怎么回事。头发花白的男子摇着脑袋哀哀地说：“别问了，您别问了，怨我们自己，怨我们自己呀……儿子，没事吧，能挺住吗……”

小伙子的态度却和父亲不一样，他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指着林荫大叫着：“我听见了，你是新来的公安局长，你亲眼看见了，他们把我打成这样，你管不管？这清水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？还让不让人活了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就被花白头发的男人打了一个耳光：“二憨，你胡说些啥呀！”他又对林荫说，“局长，您别听他的，这事怪我们，不怪人家……啊，我姓杨，他是我儿子，是我们错了，没交线费，不怪人家，你放了他们三位吧！”他又转向三条汉子，“三位大哥，你们消消气，都怪我们，我们也不是想上这条路，只是往宝山去必须从这里经过，不远就岔道了……”

林荫听了好一会儿明白了，原来，车走这条路要交什么“线费”，而这辆公共汽车却没有交，但因为要上宝山县，必须从这条

路上走几百米，被四条汉子发现了……可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打人哪，看刚才的架势，如果自己不是公安局长，肯定也没有好下场！林荫愤怒的目光再次落到三条汉子身上，见三人都是大毛领的黑皮夹克，留着板寸头，尽管陪着笑脸，却掩饰不住内在的煞气，看上去，没有一点儿交通管理人员的气质。林荫擦干鼻血，走向他们，指着刀疤脸的鼻子问：“说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交通局的？我看怎么不像？交通局就可以随便打人哪？谁给你们这个权力！”

林荫显然问到了要害上。三条汉子支吾着不作正面回答，只是惶然四顾，忽然一人手向远处一指，兴奋地叫起来：“哎，大哥和牛哥来了……”

公路上，有两辆轿车从清水的方向远远驶来，车上都挂着公安牌照，安有警灯。前面的轿车是红色的，十分引人注目，后边的是一辆黑色轿车，油光锃亮，显得十分华贵。距离一百多米时，黑色轿车却停了下来，转过车头向来路驶去，前边的红色轿车则一直驶到眼前。车门一开，一个中年男子跳下车，急急走过来，看到林荫就现出笑容，双手远远伸出：“林局长，欢迎，欢迎……”

林荫认出来人，他是清水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牛明，自己下分局挂职锻炼时和他接触过。

2

牛明长得十分年轻，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的样子。形象也很不错，身材不高不低，脸庞端端正正，肤色白里透红，眼睛虽然不大，却又亮又活。美中不足的只是嘴唇有点发紫，说话的时候，口中有一股酒气扑过来。林荫心中着急，一边握手一边发问：“牛局长，你从那边过来，遇到一辆‘三菱’没有？”

牛明稍稍犹豫：“啊……遇到了，怎么了……”

林荫急忙道：“你立刻布置人堵截，车里是打人凶手！”

牛明把手机拿到手中却没有马上打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听了林荫介绍，他现出惊讶的神色：“有这种事？那是赫刚的车。妈的，怪